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91
3 November 1975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届会议

第二三九一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一 巴勒斯坦问题〔27〕(续前)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五十分开会

议程项目 27

巴勒斯坦问题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你和副主席实在非常宽宏大量，让我就巴勒斯坦问题再继续我的发言——或者倒不如说是讲述。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问，我为什么没有准备讲稿？在过去的二十八年或三十年中，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我曾有很多准备好的讲稿。但是现在很少人注意讲稿。

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困惑了很多新来联合国的人。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投票——当然，除非他们已从自己的政府得到明确的指示。我就是为了澄清这个局势才来探讨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或者说问题的起源。

我本来可以讲得更详细一些，告诉你们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但是我想我应该提出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存在以前，我应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三个论据，他们一直说这些论据使他们合法权利来取得中东的一部份。我说是中东一部份，但最后终久是很大的一部份。他们的论据有历史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假如你们有耐性的话，我将会解释。

今天早晨我提到西奥多·赫茨尔先生认为犹太人在欧洲没有前途，同时也永远会受到歧视；许多欧洲人把他看成二等公民；就在他得到选举权以后，在许多欧洲国家内，也不把他当作充份行使公民权的人。赫茨尔先生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犹太人集中到一个他们可以说是属于自己的地方。但是赫茨尔先生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人种学家；他无疑地是个坚持犹太国的想法的人。

事实上，我对他的家族作过调查。他的家族要打进欧洲的社会。他们有一

时期在匈牙利，后来又搬到奥地利。他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受过高深教育的君子。同时，象我提到过的那样，他认为欧洲犹太人的唯一生路就是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是一个梦。当然梦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不幸地，这个梦变为一个恶梦，不但对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来说是个恶梦，对犹太人自己也是个恶梦。

事实上，许多犹太人也反对犹太国家的想法。他们在欧洲发迹。虽然罗思柴尔德家族在十八世纪——或许更早一些——在法兰克福附近创业，他们后来分散扩展，成为许多欧洲国家的银行家。因此有德国的、奥地利的、法国的和英国的罗思柴尔德。

他们通过婚姻关系，打进这些国家的贵族阶层。他们不仅被接受，而且也行使权力。我们要公正地说，这不是由于他们是罗思柴尔德，而是由于他们有钱。而我们知道金钱是万能的。人们为了财富、为了权力、为了荣誉、为了名望、为了光荣——可以说是虚荣——可以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

因此在德赖弗斯事件以后就没有犹太问题可言了。但是我们听到，在中欧有些虐待犹太人的事。然后，由于这些虐待，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指的不是精神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认为犹太人除了拥有他们自己的领土建立国家外，别无出路。这就是这件事的背景。

当然，象其他的运动一样，它有它的信徒；同时假如有一桩事业，而这一事业又有少数的追随者，它就有了动力。尽管事情是这样，依然有许多犹太人——这里我不是指闪米特的犹太人，而是指欧洲犹太人——亲自告诉我他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已经合并在不同的国籍中了。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利用他们的情绪。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外并不拥有任何土地；同时，当鲍尔弗先生征求他们的意见时，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很有兴趣，因为他们害怕，假如他们一天真的有了一个国家的话，英国人会对他们说：“现在你们犹太人也该走了，你

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领土。”他们已经在英国社会生了根，也习惯了英国生活方式。因此，不论他们是否罗思柴尔德，不论他们是贫是富，他们都试图打入欧洲社会。归根到底，欧洲人已觉醒到，他们没有权利基于宗教原因来歧视人。

你们有些人也许会问，鲍尔弗先生为什么向联合王国的罗思柴尔德先生提出宣言呢？因为没有别的人了，罗思柴尔德家族是犹太社会的名人。而你在任何宗教或党派中，不管是否有政治性的，都能找到有名望的人。但是，罗思柴尔德家族和鲍尔弗合作到的地步，是他们认为一个民族国家比一个犹太国好，因为他们认为，有些要去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可能需要一个定居的地方，而不一定要一面旗。在联合王国，这件事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这十年间，我在联合王国对这件事进行了研究。我在那儿断断续续地渡过了我生命中的十年。同时我和法国的一些罗思柴尔德家人谈过话，他们证实罗思柴尔德家族本身对巴勒斯坦并无野心。

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很虔诚，但他们大部份都不是那么笃信宗教。我怎么知道呢？因为许多罗思柴尔德家人和有钱的犹太人都和非犹太姑娘结婚。这使正统犹太教徒和那些认为在传播宗教方面母亲比父亲更重要的犹太人感到懊恼。假如赫佐格先生在场，假如他能够反驳我要对他说的话，我可以承认错误：在许多犹太家庭中，当一个男子和一个非犹太姑娘结婚，全家都几乎要戴孝。换句话说，这个男子已背离了大家，他已经离群。他们试图使该女子改变她的宗教信仰，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接纳一个非犹太妻子进入他们的一群。

但是，要公正地说，犹太人象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对他们的宗教也变得愈来愈开明了。原教旨主义者的数目愈来愈小了，就象在基督徒中所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一样。与大部份基督教徒，或者回教徒比较起来，原教旨主义者占极少数。一个原教主义者，假如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就要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而不仅是每一句话；假如他是个犹太教徒的话，就要相信旧约的每一个字；假如他是个回教徒的话，就要相信古兰经上的每一个字。

我们必须尊重原教旨主义者的感情。宗教是一个人和他的良心之间的事。信仰自由是神圣的，但当信仰自由被政治化、而原教旨主义变成一种政策时就是另一回事了。两个主要的一神教曾经尝试过，首先是基督徒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试过。拜占庭说必须做忠诚的基督徒，但同时又对他们的臣民——不管他们在那儿——作威作福。当回教出现的时候，许多基督教徒信奉了回教，不是由于传教士的原因，而是他们对拜占庭人的言行不一感到极其厌恶。

所以教皇在罗马是欧洲的俗权和教权的领导人。但是民族主义开始发展。虽然我不能称之为民族主义，但是最少不受教皇宗主权支配的趋势在十一世纪中更加明显。许多诸侯要统治自己的地方，而不必事事请求教皇的批准。因此，教皇和他周围的人以为对圣地进行一场宗教战争，将会方便地转移作为他所行使俗权的各地方领导人的诸侯的目标，我称这种目标为民族主义。

然后那个好宣传家隐士彼得到处说，基督教徒应该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谁是异教徒呢？是那些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人，是回教徒。因为，正如我已说过，由于拜占庭的暴政，许多基督教徒变为回教徒。一共有过五次十字军东征，但都是自食其果的。就在这时，当时绝大部份还是野蛮人的欧洲人学到了初步的骑士精神。大家都还记得狮心王理查德的故事吧？撒拉丁监禁了他，制服了他，但并没有把他的头割掉，而是饶他不死。第一次撒拉丁说：“不要再和我作对了。”理查德答应了，然后又食言。而且在第二次，撒拉丁还是饶他不死。但是那些文明的欧洲人在纽伦堡干了些什么呢？当他们的敌人投降时，他们把敌人绞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对日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是否宽宏大量地对待那些与他们作过战的人呢？没有，他们把这些人绞死。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中东，人们受过很大的痛苦和折磨。顺便提一句，许多基督教徒和回教徒并肩抵抗十字军。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神。当时并没有犹太人问题，因为犹太人中许多是东方犹太人，是阿拉伯人。他们信仰的宗教是

基督教或回教。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在几个世纪以前才成为各种新的宗教的信徒的。

我为了那些坐在本会堂的后辈和兄弟们提出这些历史事实。赫佐格先生应该知道这些事实。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我不知道他和埃本先生、本一古里安先生和梅厄夫人是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我很怀疑。要推行一个基于宗教的民族主义运动，你不一定要是原教旨主义者。要知道，在宗教战争中，正如在任何战争中，人们必须利用宗教作为动机，以谋政治或经济的目的。因此基督教利用十字军东征来达到其政治目的，而且我必须说，达到其经济目的，因为在十字军的时期，欧洲由于某种原因陷入极深的经济萧条之中。因此十字军的作用在于转移目标，这对当权者来说是很适合的。就象我已说过那样，教皇当时刚好是欧洲的宗教和俗权的权力中心。

请不要以为我特别挑出来比拟若干世纪后所称为的犹太复国主义，利用高尚的犹太教来达到它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拿回教来说吧，那些哈里发们以伊斯兰的名义，一度曾试图把他们的俗权扩展到许多不是闪米特的回教国家。但是他们失败了。因此现在有许多基督教国家，也有许多回教国家。

但是后来由于犹太人在欧洲受到的痛苦，有些人就说：“为什么不让我们有一个犹太国家呢？”当我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友好的时候——我不知道赫佐格先生当年有多大，但当我和他们关系仍然友好时是一九二九年，在伦敦，当时我二十四岁——我告诉他们说：“假如你们真的充满宗教情感的话，我确信巴勒斯坦人一定会热情欢迎你们。”因为，巴勒斯坦归根到底是朝圣者的土地，巴勒斯坦人欢迎了基督教徒、回教徒和犹太人。我必须再说一遍，许多巴勒斯坦人都曾一度信奉犹太教，由于拜占庭的关系信奉基督教，后来由于拜占庭的暴政，他们信奉了回教。

因此，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驱逐的巴勒斯坦人中，有一些在种族上来说是这土地上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欧洲运动，它的创始者和宣传者不是犹太

闪米特人的后代，而是那些在八世纪改信犹太教人的后代。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样做不是令人悲痛，不是自相矛盾的吗？

赫佐格先生是知道其中的分别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以前在西班牙，但在阿拉伯人占据西班牙时，他们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中东欧犹太人大部份是以前居住在今天称为南部俄罗斯的部落的后裔。具有讽刺性的是，在还没有俄罗斯这回事以前，这个地方叫作比萨拉比亚。因为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的发展源于卢里克人，然后才有罗曼诺夫家族，再后来是共产党人。卢里克人生活在十世纪，他们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并没有什么不对。在我们的地区，在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扩散以前，我们也没有宗教信仰。古代希腊人从迦南人和腓尼基人那儿得到许多神的名字。就算是“欧罗巴”这个名字也是从希腊神话里来的。欧罗巴是亚西亚的女儿，她被劫持去了。我们就是这样把名字给了欧洲。

迦南人和犹太人不是远房兄弟，他们是亲兄弟。事实上，我们要告诉赫佐格先生，这一切宗教的创始者亚伯拉罕和许多迦南人结婚，他的妾侍来自不同的部落。我们的人种混杂。如我今早所说的，“希伯莱”这个词来自“哈比鲁”，即尘土之民，因为他们有驴，住在南北之间的大路上。这就解释了亚拉伯罕对埃及的第一次访问。当时正如往常一样，发生了旱灾。他去了埃及。当然，这是雅各布的儿子约瑟夫尚未出世以前的事。

我现在正在解释历史背景，使我的好朋友们，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假如他们不是被宗教感情主义蒙蔽了的话——知道事实真相。

因此，象该地区的许多诗歌一样，圣经时常用到比喻、跨张手法，用到华丽的词句。这没有什么不对。阿拉伯文是一种多姿多彩的语文，它运用各种丰富的比拟和明喻。譬喻原教旨主义者相信——我尊重他们的信仰——上帝在荆棘里向摩西

讲话。这也是原教旨主义者的特权。然后上帝对摩西说：“容我的百姓去，去眷顾我的百姓。”——意思是说耶和華的人民。当时他们因为旱灾和饥馑而在埃及避难。

顺便提一句，“耶和華”这个名字——在阿拉伯语是“耶胡阿”——是来自今天称为约旦的许多神中的一个。他是那个把女儿嫁给摩西的教士的神。摩西是个坚毅的人。当他来到西奈的时候，井边有七个姑娘拿着水罐在汲水，另外有人在赶她们走，因为他们想让他们的牲口饮井里的水——我不能说喝河里的水，因为那儿并没有河。摩西很有豪侠风度，把那些干扰那七个要汲水回家的女孩子的人赶走。当她们的父亲听到这件事时，他说：“让我见见这个人”，然后他又说：“这真是天赐的啊！真是耶和華送来的好礼物。我的天，我有七个女儿，这真是个好儿子。”所以摩西就和他的七个女儿中的一个结了婚。

我要讲到这些，就是希望你们知道。这些在《出埃及记》都有记载。但假如你要讲究学问的话，那么你只要读一下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法伊弗先生所写的旧约导言，以及其他许多资料，使你知悉什么从考古学和文学评论——“文学评论”意味着研究各种经文——来说是正确的，什么是虚构的。

例如，除了有关荆棘的故事外，原教旨主义者相信，摩西有杖，为了争取哈比鲁人——意思就是说有驴队的希伯来人，虽然亚伯拉罕在西奈的东部曾获得一些骆驼——的同情和支持……正如我所说的，他们相信摩西有杖，他把杖这样拿着，杖就变成蛇。原教旨主义者当然可以任意相信这一点。

然后摩西伸出他的手，马上就得到了麻风。他把手缩回，然后再拿出来。这些都是奇迹。假如人们要相信奇迹的话，就让他们相信去吧！

耶胡阿，或者象人们称呼他埃利胡说：“容我的百姓去”。还有一个名字“埃勒”，是“阿拉”的起源。许多有学问的犹太教教士和牧师都在争论应否

用耶胡阿或埃利胡或希伯莱文中意即“上帝”埃卢欣，但我不想进行这种学者式的解释了，不管是埃勒或耶胡阿，都没有定论。顺便提一句，既然有埃勒这个“阿拉”的起源的名，又有埃利胡和希伯莱文中意即上帝的埃卢欣，就表示学问是没有定论的。

此外还有大卫王的《诗篇》。已经有人作过研究，《诗篇》不是全部由大卫王所作，有些是他以前写成的，或者最少在他以前已经有人表示过这些想法，其他的是在他以后的。所罗门的雅歌也是这样。所罗门从来没有唱过那个歌。假如你想知道这些诗歌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或者与其说是写的不如说是创作的，因为当时的人并不写诗，他们把诗歌熟记住——所罗门的歌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写的，而所罗门生活的时期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但是，为了公平对待编制《旧约全书》的首王卷和其后各卷的人，我们应该说他们是靠记忆来编制的。我已经说过，他们有时用比喻，有时用夸张。这就是各种闪米特语文这么华丽的原因。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容我的百姓去”这句话的起因，是由于埃及的拉姆齐斯要进行许多建筑工程，而当地有希伯莱人，他就想利用他们。这些希伯莱人觉得自己变成了奴隶，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埃及人不一样。当然，要想改善自己的命运是很自然的想法。

当然，还有瘟疫，这在圣经中都有记载。象我一样仔细研究圣经吧！这是原教旨主义者对圣经的态度。为了公平起见，我还应该说，我们对新约也采取原教旨主义者的态度。但我不知道那些改信犹太教的欧洲领导人是不是原教主义者，或者他们只是利用圣经中的字句——“文字杀人”——来激起受犹太教教士教导的普通犹太人的感情。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基督教、回教、任何宗教、甚至佛教。在我研究佛教时，这个宗教已经被制度化和原教旨主义化了。

赫佐格先生，你能对我说你是个原教旨主义者，说在牛津大学或是剑桥大学学习过的埃本先生也是个原教旨主义者吗？他们读过进化论。你能说借们相信圣经中的每一件事，甚至相信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吗？

你是否相信达尔文以后，象赫胥黎和其他人的进化论呢？ 你是否相信有条蛇来到夏娃面前对她说：“假如你吃了这个苹果，你就能有智慧。” 赫佐格先生，你在骗谁呢？

我这样说是因为你自认和原教旨主义者一致。 但是这些领导人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正如我不是佛教徒或神道教徒或印度教的信徒一样。 你只是正在做着其他许多人也做过的事：利用宗教—— 你是利用犹太教—— 作为达到政治目的和经济目标的一种动力。

我讲了一遍又一遍：很不幸地，赫茨尔的梦，对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对阿拉伯人，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成了一场恶梦。 你们制造了犹太问题。 有多少犹太人呢？ 据说有 1,600 万或 1,700 万。 但是，一个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告诉我，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在全世界不会超过 4,000 到 5,000。 当然，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一个很好的网状系统。

你们在骗谁，你们利用犹太人的感情。 他们专心于在欧洲或世界各地谋生或打入该地的社会，正如他们打入了阿拉伯人的社会。 因为，就象我所说过的，在我们阿拉伯人的历史中，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是犹太人。 我的天，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歧视。 他们崇拜同一上帝，他们有着一样的先知者，他们只是不信基督吧了。 这就是历史背景。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你们的宗教论据：犹太教是在巴勒斯坦发源的，因此巴勒斯坦就应该是我们的。 但是基督教也在那儿起源，而且基督教约有十亿信徒。 那些回教徒，象在古兰经所记载的一样，认为玛丽的儿子耶稣是圣灵；他们也把自己看成是包括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的一部份。

赫佐格先生，我在这儿有你的讲稿。 今早在你讲话的时候我听了大部份，但也为我自己的发言写下要点。 但是，我再讲一遍，我有你的讲稿，而且我已经看

过了。你谈到民主。但是，要你所支持的 1,600 万犹太人——其中很多是希望不要受到任何骚扰的——在巴勒斯坦独占优势，算是什么民主标准呢？回教徒共有六亿五千万，有人说有七亿，基督教徒有十亿。我不是说巴勒斯坦对他们来说，是比对你们来说更加神圣；我们只要假定它对大家都一样神圣。

我希望美国人民能够听到我的话，因为他们正在受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的欺骗。我知道这儿的宣传机构。它们隐瞒真相。最低限度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它们就这样做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利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心理。

假如我们根据民主的尺度来衡量，犹太人的宗教论据也一样的行不通。其实，我不应说“犹太人”，我应当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我们的犹太人从不要求领土形式的犹太复国主义，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只是精神上的。“我仰望锡安”——又是一个比喻——上帝住在那儿的天上。

你怎样使你的宗教论据站得住呢？犹太教确是在那儿发源，但是基督教和回教也在那里发源。当地的土人在那儿不止住了几个世纪——就这件事我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朋友争论——而是在犹太人从伊拉克西部过来以前就住在那儿了。闪米特人来自阿拉伯半岛。他们到处游荡，并不是因为他们要游荡，而是因为干旱的时候，他们就要到能够找得到放牧的地方去。这片肥沃的新月形土地包括巴勒斯坦。所以闪米特人就一直在那里了。你们创立这意识形态的欧洲犹太人是改信犹太教的。当然，我现在谈到的是你们的祖先，他们象许多亚洲人一样从亚洲的北端移到欧洲。

你要比我们地区的原教旨主义者更加原教旨主义。他们从来没有宣称过要以渗透或武力的途径或以某种组织来建立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是我们自己人。正如我说过那样，他们不是我们的远房兄弟，而是我们的亲兄弟。除了你自己以外，你能骗得了谁呢？

现在我们转而谈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的政治论据。很不幸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战争期间，一个欧洲人——希特勒——迫害了他们。这不是反闪米特主义而是反犹太主义。大部份的闪米特人都是该地区的人，他们适应了某一生活方式而成为闪米特人。闪米特主义不是血统或肤色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有时也涉及宗教，但宗教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有时候在一个宗教内分裂出来几派，但是尽管他们有派别，人们仍然在同一宗教内生活在一起。

因此你们没有权力谈到民主、也没有权力谈到你们的医院。你们的论据就是殖民大国所用的论据。他们说他们到非洲和亚洲去开化那些不是欧洲人的人——所谓欧洲的文明使命。他们是欧洲的野蛮人。但是命运之轮转动了，他们发迹了。他们沉迷于权力和高高的生活水平之中，而没有理会到，讲起文化来他们只不过是孩子而已。正如我已经说过一样——我希望莫尼汉先生能在此地听到我这些话——其实美国人还在吮手指的阶段，他们的国家建立还不到二百年。很好，我希望我们仍然是小孩，因为这样我们前面还会有很多惊奇事业。但是，在文化、宗教和思想方面，我们已经成熟了，可能已经太过成熟了。

我提到过如来佛。你只要研读早于基督五百年的如来佛，你就会看到如来佛得到的结论，和玛丽之子耶苏所得的结论是一模一样的：爱、同情、不要伤害你的敌人。同样地，先知穆罕默德也没有说：“以伟大的、崇高的、万能的、复仇的上帝的名义。”

为了试图给神下定义或者作描述的共有九十九个形容词：上帝、阿拉、无可揣测或知道者——我是在意译《古兰经》。《古兰经》的第一章是怎样开始的呢？是不是用“以权威的、复仇的、最高的、伟大的上帝的名义”开头的呢？不是的。是以“仁慈的上帝的名义”开头的。同时，上帝好象为了在他的教训中强调仁慈，下一个形容词就是“怜悯”。这些宗教都是爱的宗教。犹太教也是爱的宗教。摩西说：“爱你的邻人，就象爱你自己一样。”

弥迦是我们地区的一个先知。 他被称为一个次要的先知，因为他讲话简洁而清楚。他说：“我应该带些什么东西来感谢上帝呢？我是否应带烧过的祭品呢？”因为当时的人有时用羊作为烧过的祭品来奉献神。 弥迦说：“不，要爱仁慈，要公正，要谦卑地和上帝走在一起。 这就是要得到上帝接纳的办法。”

但是，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怎样说呢？ 他们来到这儿，谈论阿拉伯恐怖主义、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同时——我想我今早已提过这一点，但这是值得重述的——这些欧洲人把恐怖主义带到圣地来。

在我年青的时候，假如有人被暴徒或歹徒或任由你叫他什么的人杀死，全城或全区域的人就会站起来说：“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不安全了。”生命对于我们来说是神圣的。 这也是值得重复讲的。 谁炸了大卫王旅馆？ 谁把巴勒斯坦的英国士兵吊死在树枝上，其中有些还是橄榄树？ 是谁因为不喜欢莫因勋爵的政策而把他杀害？ 顺便提一句，他是个英国人，和鲍尔弗的国籍一样。 是谁在一天的黎明时分完全消灭了德尔亚辛呢？ 他们恐吓阿拉伯人——我不要说“阿拉伯人”，该说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刚好是阿拉伯人，他们刚好阿拉伯化了，但在某一段时期他们是犹太人。 是谁把他们消灭了呢？我们的犹太人吗？ 不是。 是你们把他消灭了。赫佐格先生，要记着，我知道你是犹太自卫军的一员。我不是说这一切你都有一份。 但你知道犹太自卫军是什么一回事。 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它运用恐怖主义。 斯特恩党也是这样，民族军事组织也是利用恐怖。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最后别无他途，只有采用其中的一些办法。 但是他们不象在这方面可称专家的欧洲人一样知道怎样用这些办法。 他们倍受挫折，有时也就使用恐怖。 马基也是这样。他们成为英雄，由于他们是法国人。 但是假如巴勒斯坦人要行使他们自决的权利，他们就是恐怖主义份子，就是暴徒。

你还要说些什么吗，我的好朋友？ 赫佐格先生，假如你讲理，我们就会称你

朋友。“恐怖份子”：你可以按照你喜欢的方式来玩弄词句。这些中东人是什么人？是欧洲人吗？他们应该改变自己的欧洲人态度，要不然，由于不正义的关系，欧洲将会掉入深渊之中。他们的帝国崩溃了。我从年轻时就开始和这些帝国作战。上帝保佑了我。现在假如任何人要打死我的话，我会说：“打死我吧，我已经做了我的工作，还会有其他人来继续我的工作的。”

但这是不是必须的呢？我们是不是要相互杀害呢？我在第一委员会讨论裁军问题时，谈到人类是猎人，因为没有足够的猎物，他要杀死兄弟。在巴勒斯坦没有足够的地方，但是我们将会让出位置来给许多犹太人，只要他们放弃那个无关的论调，说什么只有他们才能在巴勒斯坦。为什么只有你们才能在巴勒斯坦呢？是不是因为你们是圣经中所称的“上帝的选民”呢？但你们不是这些人的后裔，他们的行为与你们这些欧洲犹太人不一样，与你们这些欧洲哈萨尔人不一样。

上帝是不是一个歧视者呢？假如上帝是个歧视者的话，就让我们干脆把联合国关掉好了。因为我们一半时间都花在制定反对歧视的决议上。上帝给予你们土地吗？大卫王在他的《诗篇》中怎么说呢？这是在圣经里一字一句地说出来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这里所说的“主”就是“造物主”。他并没有说那一块土地是属于那一国或那一族的人所有，也没有说是属于这一宗教或那一宗教的人所有。

在二十世纪下半期，除了你们自己以外，你们还能骗得了谁呢？我觉得你们可怜，因为我很想把你们看作是骨肉同胞，不论你是犹太个、非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精神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你们不能是瓜分土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应该公平！

阁下，我可能提高了我的声音，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我的心中，在巴勒斯坦人的心中，在我们地区的许多人心中，都没有憎恨或仇怨。他们不要折磨犹太

人，也不要杀害他们。他们只要行使他们不可分割的自决权。假如犹太人要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欢迎他们。他们必须取得土地上的人的接受——不单是巴勒斯坦人，而且是整个地区的人。否则我们在联合国内、在大会以外，都是浪费时间，因为犹太复国复国主义者不只是一次，而是接二连三地发觉自己处于马蜂窝之中——我这里用的是比喻——而住在马蜂窝里不是舒适的。

这位已故的杜鲁门先生倒底是谁？我今天早上要引证他的话：“在我的选民中有多少阿拉伯人？”这是不是公正的？我问过国务院中的人物，他完全不听从他们的劝告。当他们试图提出自己的意见时，他嘲弄地说：“这些国务院中装腔作态的小子们凭什么告诉我美国总统应该怎样做！”他为了选票，制造了以色列。但是为什么要牺牲巴勒斯坦人民呢？巴勒斯坦人民倒底对美国人民做了些什么事？他们热爱美国，同时这儿的美国人民也是值得人爱的。但当他们的领导人不好时，愿上帝帮助他们！

我个人曾经警告过我在这儿的美国朋友：在巴勒斯坦不会有和平，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不正义的。任何不是基于正义的东西迟早一定要倒。许多帝国都倒了。

英国人为什么要在那儿放置犹太复国主义者呢？单单为了犹太人的眼睛好看吗？巴勒斯坦横跨在大英帝国的路上。大英帝国现在又在那儿呢？你们美国人——不是美国人民，而是历任美国政府——从支持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不正义事业中得到好处。你们不单疏远了阿拉伯世界，不但疏远了回教世界，而且还疏远了全世界的年轻人。我必须说，在洛德，一些日本人进行了暴力行为。他们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巴勒斯坦人。在德国、法国，无论我走到那儿都有人和我接触，但我告诉他们：“请让我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请不要进行干预。”

你们在世界上煽风点火，制造了世界性的犹太问题。假如犹太复国主义者做得太过份，激起了欧洲人的怒火，我将会是第一个从暴民中救出和保护任何犹太复

国主义者的人。在适合他们的目的时，欧洲人会把你们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替罪羔羊。你们也是人。我们不愿看到你们受苦或受到迫害。

曾经有一个时期是黑暗的。但是赫佐格先生的一句讲话令我振作起来。他说：“每件事都要经过协商”同时这也是提到巴勒斯坦人民的罕有的一次。但是，不久以前，当梅厄夫人被问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分割的权利时，她是怎样回答的呢？她说：“什么巴勒斯坦人？他们根本不存在。”而你们二十五年来政策一直是根据“没有巴勒斯坦人这回事”的论点。

但是你们忘记了，正是英国和法国这些战胜国出卖了阿拉伯世界，把这块肥沃的半月形土地上的国家置于委任统治制度之下，这其实就是伪装的殖民主义。而英国的委任统治权叫做什么呢？叫做阿拉伯世界的委任统治权吗？它被称为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这是法国对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法国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他们分赃，成为敌手。在一九二〇年代，我利用了他们的这种敌对局面。他们太过富于英国人的苦撑精神了。公平地说，没有人比工党更使英国人具有人性了。我要向他们致敬，虽然我是个拥护君主制度者，而且我是不赞成工人在任何地方过分嚣张的。

一年复一年，我们规劝你们欧洲人和美国人：不会有和平，一定会有痛苦。正如我已说过，直至一九四四年，我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还保持着友好关系，劝他们不要为自己和巴勒斯坦人民制造问题。现在他们认为可以把这种局面一直拖下去，希望将来可以控制情况。但是他们永远控制不了的。在二百到二百五十年间，五次十字军东征试过了。但他们失败了。其他的征讨者也失败了。你不能轻易地打败一个真正的闪米特人——尽管他是衰弱的——因为他是顽强的。我说的是我们的闪米特人，而你们说我们反闪米特人。难道我们反对我们自己吗？当然，我们在欧洲没落时，犹太人被称为闪米特人。但是他们不愿知道除了犹太人以外的其他人是否也是该土地上的闪米特人，这其中当然包括东方犹太人。

赫佐格先生说现在联合国被操纵了。我们是由于感到受挫折才把联合国和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对巴勒斯坦人的不公正行为来。你们不记得你们的行为吗？我曾经引述艾尔弗雷德·诺夫公司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由霍罗威茨先生著的一本书，指出已故的穆伊斯·托克斯先生——这位先生现在想必已经去世，因为当时是一九四七年——怎样在拉丁美洲竭力拉票，泡制一个犹太国。今天早上我引述过埃迪上校的书，在该书中杜鲁门曾说：“在我的选民中有多少阿拉伯人？”是谁在操纵谁呢？就是阿拉伯人想操纵别人，我们也不知道怎样着手，在这些事情方面我们是很简单的。

我不要说到决议。到时候可以在从一九四七年起便讨论中东问题的本大会或各委员会中讨论各项决议。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决议，我们需要的是行动——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其他问题上。

我很抱歉要对赫佐格先生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他们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仍然陶醉于权力之中，以为他们可以称心如意。他们以为在一九四七年和其后在一九四八年发生的冲突以后，受到德尔亚辛及其他恐怖活动所威胁而不得不离家逃亡的巴勒斯坦难民，老年人将会死亡，小孩子将被同化，巴勒斯坦就永远是以色列的了。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此。我们早就告诉他们事情不会这样发展。他们不相信我们。我们并不是作为预言家来告诉他们，而是经过分析、从我们对居住在那儿的居民的第一手认识来告诉他们的。巴勒斯坦人激动了全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回教世界和其他支持他们的事业的人们。

由于他们讲阿拉伯话，你们就要他们和各个阿拉伯国家同化吗？那么，你去叫美国和美国再次同化吧！你们怎么没有人去呢？我们不能使历史倒流。

他们被称为巴勒斯坦人，而且也依然是巴勒斯坦人。他们有自己的统一体，主权属于人民。他们是大多数。在人种学上说，他们在那儿不是居住了几百

年，而是几千年。而你却要我们告诉他们：“现在你们要听话。那些可怜的犹太人；希特勒及其以前的人屠杀了他们。离开你们的家园，忘掉吧。”我们没有权利对他们这样说。

他们当中有些人自愿地同化了，但是还有一百五十万人不愿被同化。我们是否应该强迫他们呢？我作为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就此而言，叙利亚人、埃及人、黎巴嫩人、或摩洛哥人，有什么权利对他们说：“现在你们在此地同化。”他们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做就是等于和美国说：“你们和英国同化是合乎你们的利益的，原因是你们讲英文，而且你们大部分人是他们的后裔。”——虽然许多其他国籍的欧洲人曾大批离开欧洲到美国。我们没有权利对任何人这样说。人们会笑话我们。

那么，我们怎样找到解决办法呢？

你们都会说，亚西尔·阿拉法特站在这儿时，口袋里有支枪，手上拿着橄榄枝。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亚西尔·阿拉法特，但他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我也听到过他的名字。我和他是在这个讲台后面的办公室第一次见面的。我问他：你们有解决的办法吗？我不是要泄露他的秘密，因为他的答复是最富人道主义的。现在我是大意地讲。他说：“假如他们要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并共同建立一个国家，我们会欢迎他们。但他们要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很可能，一九二五年在耶路撒冷，在亚西尔·阿拉法特还没有出世时，有人已经同我讲过一样的话了。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大法官哈德杰·阿明·埃勒·侯赛因尼。

我第一次去巴勒斯坦是在五十年前，那时我正在念大学最后一年，当时我是去作调查的。我说：假如欧洲的一些犹太人来这儿将会怎样？他说：“这些犹太人不是你我的国家的犹太人。他们要把我们殖民化。他们要有一面旗帜。”当时我以为他在夸张，但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他是正确的。

你们是不是要阿拉法特丢掉他的枪而握起他的橄榄枝呢？假如你们能够的话，你们将会用剑砍掉他的手。但我希望你们不会这样做。

凡有报纸的地方你们都集结了你们的一切力量。当然，《纽约时报》是卖广告的，假如我要登一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广告的话，他们也会要我们的钱。但这是一份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报纸。我没有时间去系统地研究美国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报刊在干些什么。我偶然地在其中一份——刚好是《纽约时报》——看到一些经过小意思索而设计得很好的广告和文章。我从前常看《纽约先驱论坛报》、《太阳报》和《电讯报》。有时，阅读象《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时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体会其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这里我并不是诋毁《纽约时报》。

苏兹贝格先生——不是现在的这一位——曾有一次责备犹太人在美国强调犹太复国主义。我曾经引述过他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论。但事情改变了。摩根索也是这样。在一九一七年，他是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他是个犹太人。他试图劝告犹太人。他说：“看在上帝面上，我们在美国过得很快乐，我们正在打入美国社会。”但是，他的儿子却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时期，他任财政部长。

还有就是著名的小提琴家、刚好也是犹太人、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之一：耶胡迪·梅纽因。他的父亲写了一本名为《犹太教的衰落》的书，大力反对犹太人所进行的过份行为。

我有一些犹太朋友，他们问我：“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对我们做些什么啊？”我说：“干吗问我呢？去问他们吧！”他们说：“他们不会听我们的话。他们搞成精神变态。”现在我是引述我的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朋友，他们的数目相当多。

“联合国内的偏见！”印在《纽约时报》上。当然，他们是付了钱的。假

如我要说：“犹太复国主义的偏见”，他们也会收我的钱。 但我想假如我这样说的话，我只有损失，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给萨达特总统的信。” 这是一个猥亵的行动。” 那些居住在这个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礼貌都到那儿去了？假如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也应该为这个给与他们庇护的国家、这个他们自己认同、发迹、控制许多工业、成为受欢迎人物的国家着想。 难道没有一点礼仪的观念吗？猥亵？

这份广告是谁署名刊登的呢？ 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和美国的各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美国的二、三十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他们把手伸到全国、全欧洲、甚至想渗入亚洲——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亚洲人理解我们——和非洲，但在非洲他们也不会成功。 让他们试吧！ 除非我们有信心，要不然我们不会依赖朋友的。 而我们有信心。

现在谈到“猥亵”一词。 莫尼汉教授今天在那里？他是个美国人。 我尊重他的智慧。 但是你们美国人不要让他玩弄政治。 因为他只不过想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选票，作为达到某些政治目的或野心的阶梯。 你知道，选票。

莫尼汉先生没有提到这一点，他提到了比这更糟的东西。 代表美国政府的加门特先生说这是猥亵的。 碰巧加门特先生是个犹太人。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在他对我们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人进行诽谤的前后，请他漱漱口。

“猥亵”这个词来自拉丁文 *obscenus*，意思就是难看的、肮脏的、难闻的、令人恶心的、不贞洁的、不端庄的和邪恶的。 “猥亵”一词中含有这一切意思。 我在联合国这儿发言已差不多三十年了，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词语。 我们可以从词典中找到比这更坏的词。

但是，从我的浅薄的词源学知识，我可以说，“猥亵”这个词是和“色情描写”

(pornography) 这个词有联系的。后者来自希腊语，porne 的意思是妓女，graphos 是写法或画法，就象在“photography”中一样。而“色情描写”的最主要意思就是在写作和绘画方面的猥亵和放荡。加门特先生在那儿？谁是猥亵的？是我们呢，还是那些在这个以前是清洁的国家开始色情文学和猥亵行为的人？这就是我请他说阿拉伯人是猥亵之前和之后漱漱口的原因。他可以逃避责任，因为你们以民主方式任他为美国代表。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语言，但是我们不要用，因为这是不适当的，而且无益于和平。

美国七十六个参议员主张充实以色列的武装设备，使它继续能在巴勒斯坦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们对美国干了些什么事呢？我们向他们敞开经济的大门。在他们搞出巴勒斯坦问题以前，我们对他们极其信赖。我告诉你，当鲍尔弗快要战败时，他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屈服，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骗这个国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要不然德国人——我不是说希特勒，而是凯泽·威廉二世时的德国人——就可能打胜了仗。但是我们对杜鲁门先生、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做了些什么，使得他们要干涉我们的事务呢？假如他们觉得有这样深的罪恶感，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来缓和或减轻犹太人的痛苦，他们为什么不把得克萨斯州或阿肯色州的一部份分给犹太人呢？我们的英国朋友们为什么不把澳大利亚洲的一部份分给犹太人呢？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要付出代价呢？他们对英国人、美国人、或者那些与英国人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欧洲人——因为你们常常支持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提议——干了些什么事呢？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呢？

最后我们变得绝望了，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和你们讲道理。已故的费萨尔国王陛下——愿上帝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就想，这些人可能对经济比对政治较有理解，所以我们就在一段短时期内进行禁运，使人明白我们的感受是多么深。于是你们就开始写文章，称我们为“暴君”、“阿拉伯酋长”、和我们狂横地制造经济萧条。就象是我们造成了经济萧条！通货膨胀造成了西方世界的经济萧条。在两

次世界大战中，在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的各次战争中，他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的支出多于收入。我在第七届特别会议时已经谈过这一点，既然已经有了记录，我在这里就不再谈了。

我们对你们美国人、英国人和欧洲人干了些什么，使得你们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呢？你们要为和平作出努力吗？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今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们向你们伸出手来。但你们还要他们放下武器，而他们的武器只是用来自卫和收回自己的家园的。他们已经向你们伸出手来。来跟他们谈话吧！告诉他们你们要认真的跟他们谈！

有一次我对他们说：“或者你们可以有一个双民族的国家；或者一个联盟；或者一个象瑞士一样的基于州政府的国家。我们将会尊重你们的宗教，就象你们尊重我们的宗教一样——不论是基督教还是回教。你尊重来到圣地的任何人，就象我们在这一团糟的局面、这个悲剧发生以前欢迎来到巴勒斯坦的任何人一样。

“在陌生人方面，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历史清白。就算是敌人投降，我们也保护他们，使他们不致被任何要复仇的人所害。任何伤害我们过去的敌人的人都成为被排斥的人。这不是由于我们是阿拉伯人，而是由于我们中东的传统，我敢说，是由于亚洲社会的传统——不论他们是一神论者或者属于其他任何宗教。

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假如你们真的富于宗教情感的话，试一下这样做吧！就算你并不是富于宗教情感，而你想住在那儿的话，就去那儿居住并且发财致富吧！为什么不呢？但是不能用在欧洲开始的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篡夺一个民族比较起来，殖民主义简直不算怎么一回事。公平地说，殖民主义者并没有夺取土地，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他们的殖民地上并没有夺取土著民族的土地。他们要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剥削这块土地，我们的人民有时也从中得到利益。但是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现在我是很客观地说的、有时我只是为了强调才提高声音。我们并不憎

恨那些试图杀害巴勒斯坦人而且篡夺他们的权利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只是为他们惋惜。不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代表团中有个阿拉伯人。”这种手法，在殖民时代已经有许多国家用过。为了不使事情恶化，我不想指出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代表团年年都有一两个黑人，他们是非洲殖民地的人，他们就象是假证人。他们能做些什么呢？他们可能已被洗脑。这些接受了职位的人可能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继续服务，并暗暗祈求也许有一天会发生变化。因此，请不要再以这一点为理由了。你们依然控制着美国的宣传机构——不管是印刷品、无线电或电视。但是你们不会成功的。你们可能会延迟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受到报复的日子。我相信，假如我还仍然活着的话，我自己，和其他象我这样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来自各个地区，都会站在最终是替罪羊的一边的。因为，归根到底，他们也是人。

你们必须在这个地区求得接受。你们不能继续迫使世界社会，不管是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服从你们的愿望。首先寻求接受，然后再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你们进行认真的会谈，或者你们认真地和他们谈。我向你们保证，他们将会愿意听你们的话。这可能不是一条铺盖着玫瑰花的易途乐径。但是玫瑰花也可能有刺。假如你要摘花的话就很可能被刺。

中东问题的核心所在是巴勒斯坦的人民。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被剥夺，就一定会有困难——我自从一九四七年就已经这样说了。这困难可能会象滚雪球似的愈来愈大，而且没有人知道后果将会怎样。

赫佐格先生说选票比子弹好。这与问题无关。这并不是一个选票和子弹的问题，而是互相谅解的问题。不要向我们宣传某些国家没有选票。那又怎么样呢？世界上有着不同的政府制度。有的是部落制度，但这个制度比任何所谓民主制度有着更多的自由，而且统治者同被统治者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很不幸地，民主制度象大部份的

宗教一样，已经被仪式化了，有没有人能反驳这一点呢？请不要再用这些陈言滥调了。

现在，你们说由于我们认为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就等于种族主义，我们就是抬出反犹太主义这个老妖怪。曾经有一个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更正确一点来说是英国人——取得了权力，他们就以为自己是一个优等民族，这可能会让这儿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心里好过一点吧。让我说清楚，根本没有优等民族这么一回事，但是人们在积聚了权力和财富以后就以为他们是优越的。我记得，在我年轻时，我得到一本书《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性的秘密》作为奖品。当时我还只有十几岁。后来我到了英国——甚至还没有到英国以前——我才知道联合王国是由所谓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凯尔特人、亦即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约克群与马恩岛上的人。这是一个若干种族的混合，他们有着同一利益：使他们的国家富强。

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再地说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有权利得到巴勒斯坦。我们要和他们争论这一点。这是独占。上帝绝对不能是一个歧视者。我们都是他的造物。

有人说犹太教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要优越。我们要和他们争论这一点。我们尊重犹太教，但是我们不尊重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是侵略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说，而且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们是一个过去曾经遭受苦难的民族。但他们不是在阿拉伯世界或巴勒斯坦的兄弟的手下受苦，而是在那些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同谋的欧洲人手下受苦。他们的同谋，不完全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目标，而是为他们自己的政策服务。

事体不能再象这样发展下去。

你们要和平吗？那么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直接对话吧。而不是同其他任何国家。其他的国家，最少是其中的四个，只不过是在边缘。不要依照基辛格

先生尽力使你们和埃及间达到某种谅解这样做。 我是对你们说老实话。

这是不行的。 假如互相谅解的缓慢进程以这样的速度继续下去，可能不久以后就没有人类，因为可能会有一场核子战争，而假如你们要采取马萨特的哲学，即大规模自杀的哲学，或者象圣经中的萨姆森那样大叫，希望屋顶坍下来压到他的头上和他的敌人的头上，你们就很可能促成这场战争。 我们不愿做你的敌人，你们却要我们作你们的敌人。 假如你知道怎样和巴勒斯坦人谈话，你会发觉他们是很平和的民族。 我确信，有许多巴勒斯坦人也象你们一样渴望和平。 他们当中也有许多是造反者，正如法国的马基是造反者，那些在美国革命中反对英国人的是造反者，和那些在殖民枷锁下生存的也是造反者一样，其反抗性都是一样的。

醒来吧，你们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 我不愿见到有算帐报复的一天，你的孩子、妻子及所爱的人都会无辜受苦。 你故意无视最近的将来或较近的将来所可能发生的事。除非你们和这个地区的人民得到谅解，你们没有希望生存下去。 醒醒吧！这不仅是为了巴勒斯坦人，而且也是为了你们自己本身，为了这个地区内所有的人。不要再把犹太复国主义弄成为一个世界问题。 将来全世界都会对犹太复国主义、并且连带对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都感到非常厌倦。 但是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并不介意，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假如全世界对我们都感到厌倦，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你们分散在这么多个国家内，你们不能让全世界对你们发生厌倦的感觉。

还有，不要以为有了既成事实，你们目前在政治上来说就变得体面了。 假如有任何人，不管他是不是犹太人敢再用“猥亵”这个词，我将会再要求发言，详细讲述那些用这个词的人的猥亵行为。 我因为没有侦探去侦查他们的私生活，所以不能讲及他们本身的猥亵行为，但是我可以讲及他们为其人民所造成的生活方式。 我要再说：醒来吧！ 我们阿拉伯语有句话：“重复是有益的”。

巴解组织不能代表全部巴勒斯坦人吗？从前自由法国和戴高乐是不是代表所有的法国人？我记得曾经和佩坦派来美国的代表之一，亨利-埃耶先生谈过话。他曾经是凡尔赛的市长。愿上帝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他当然也是个佩坦主义者。他说：“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同毗邻的德国人已经有过三十二次战争和较小的冲突。你们是不是要在我们同德国人之间的战争火上加油呢？然后我说：“那么戴高乐呢？”他说：“戴高乐先生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但是我们大部份法国人都不愿受英国或美国的利用。”后来他被派到赫尔舍，因为美国和法国断绝了关系。我去和他道别。当然我被联邦调查局的人跟踪。我看到联邦调查局的人，就问“为什么你们跟着我？”他们说：“你的钱是从那里来的？”我说：“我自己本来有一点钱。”战时我在美国。“指明一个我可以去的国家。”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向我泄露英国快要参战的消息。我提到这件事，不是因为它是个人的故事，而且因为这件事有关系。他们说：“噢，你可以留在这里。这是个民主国家。”后来，他们想要我从军服务。我说：“我不相信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人向我泄露消息时我就赶快离开了英国。他们说：“这是争取民主的战争。”制造希特勒的，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外，还有谁？就是克莱蒙梭和劳埃德·乔治。我说：“我要告诉你，我并不蠢。假如你认为我在英国是危险的话，我愿意离开。”他们大概也看出我不离开比较好，因为他们可能以为我会成为一个宣传和平的人。

和平有什么不对？张伯伦这个手中持伞的人有什么不对？邱吉尔却有很多不对。愿上帝使这位保守党领袖的灵魂得到安息并宽恕他。在波茨坦，当他和杜鲁门先生正在同斯大林先生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平时，他低声向杜鲁门先生说：“我们从新武装在英国占领区的70万纳粹，叫他们向莫斯科进军，怎么样？”当时他们正在同斯大林谈论和平。我并不是说斯大林是个圣人，但俄国人深奥莫测，美国人却会自己泄露秘密。

英国人对邱吉尔已感到厌倦，他们烦透了。看看他的医生和我认识的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的回忆录吧。我还要再重弹旧调——几年前，当我们在安全理事会讨论同一巴勒斯坦问题时，邱吉尔先生这样说：“我不是被任为英皇陛下的首相，来主持消除大英帝国的。”“什么大英帝国？住在大英帝国的大部份人都以为他们是奴隶。他们以前起码是这样想的，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呢？”

现在，美国政府可能还以为劝服犹太复国主义者理智一点，自己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免得他们使我们的人民疏远你们，疏远许多其他的人，而我们不要和别人疏远，尤其是现在他们有了缓和，似乎和俄国人达成了一些谅解。但是俄国人比你们聪明。他们并不在说为了解救巴勒斯坦他们不惜对峙。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他们的立场是值得称赞的。这些话是一个拥护君主政体的人说的，因为我并不相信共产主义。他们的立场是值得称赞的，正如阿拉伯谚语说：“我们从外表看人。”我为什么要探讨任何人的动机呢？

但是，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们对美国政府干了些什么呢？你们不是仅仅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强大就会保持强大的。要记得，美国全部人民不到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美国不能因为曾经一度而且现在依然拥有左右世界的势力就和别人疏远，这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时代是会变的。

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帝国，但是当它们沉醉于权力时它们就崩溃了。亚力山大大帝占领了我们的地区，还有塞路西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十字军东征者、蒙古人、我们的奥托曼兄弟等等。他们现在在那儿呢？他们的帝国都消失了。你们这些哈萨尔人的后代，你们这些祖先从来没有见过巴勒斯坦的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现在轮到你们了？用美国俗语来说，你们不能再以噱头欺骗世人，说“上帝给我们巴勒斯坦。你们世界人民应当注意到我们在欧洲人手中遭受苦难的事实。因此，把巴勒斯坦给我们。”这是怎么样的逻辑！虽然我反对你们的意识形态，

我要以人类兄弟的地位向你们呼吁，要看清楚、要和巴勒斯坦人和好，这样你们就能和整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及那些看到过巴勒斯坦人由于你们象最坏的殖民主义者的行为所受到的痛苦的人和好。

看清楚，伸出你们的手，世界就会有和平。

主席：我要提醒大会各会员国，根据今早的决定，要参加项目 27 的辩论的发言报名将于下午五时截止。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散会